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一回 投胎 解笑

古來聖賢學問生而知之者，固不待言；其次亦莫非由閱歷而成。然古來聖賢之閱歷，無非多嘗艱苦、履霜堅冰，而後始成。一代偉人，未聞有從溫柔鄉裏、歡樂場練出一番胸襟來的。豈知不然。我閑同友人談論，得聞一件奇事。今於茶前酒後，磨墨拈筆記出來，以為閑談。至於其事能傳不能傳，我亦不問了。昔南京雨花臺西，有一家姓常名興，其妻鄭氏。這家本是歷代簪纓相傳，是明季常遇春之後。現在家中良田萬頃，還有幾處當典。這常興之父是山東道臺，常興卻是守祖上餘業，也無心仕路，日日在家好善，凡鄉中貧苦，無不周濟。祇是上天不佑，善人至六旬無子。一日，至一友家，聞說杭州天竺寺菩薩極靈。常興就動了念頭，想去求子。就擇了日子、僱了船，上杭州去了。

到了杭州，尋了店住下，候到朔日，備了香紙，往天竺去燒香。由城至寺有三十里遠，一路香客絡絡不斷。常興到了寺，將香紙燒了，恭恭敬敬拜了幾拜，起來瞻仰菩薩，纔知這菩薩是沉香雕成的。又往別處看玩景致，忽聽一眾人說：「那裏一個和尚真真奇怪，如何要死，還說要等施主？」常興聽了，也同著眾人去看。見那和尚瞑目而坐，卻也奇怪，至常興到了，他睜眼一看，說：「來得好，我去了。」就死了。常興看著可憐，就拿幾兩銀子替他買木頭殯葬了。從寺回來，到店又住了一日，纔回家。

到了家，鄭氏接著。敘了一會燒香的話，又說起和尚的事。鄭氏合掌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此事做的好。」鄭氏原是常興續娶的，纔四十多歲，所以過了半月，似乎有胎。常興知道，甚是喜歡，日日叫他休養，莫要沖動胎氣，又吩咐丫頭們不許有事大驚小怪的，驚動了奶奶。不覺到了十個月，一日，鄭氏腹內覺疼。常興叫家人去請了穩婆。守到半夜，生下來了。常興一聽小孩子哭，就問是男是女，丫頭說：「恭喜大爺，是個哥兒。」常興歡喜非常。到了三朝，請了前前後後許多的客是不必說了。

祇是這孩子卻奇的很，自生下來哭了一陣之後，不時的就笑，常興說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因他大總無子，以先生了兩個都亡了，這個又是求來的，真真就象掌上珍珠一般。不把他當個男孩子，把他當個女孩，又因他肯笑，就起個名字叫媽娘。

這媽娘生來淘氣，自小便不喜歡老媽子抱他。若是年幼的抱他，他有說有笑；老媽子抱他，他雖是肯笑，一見老媽子就是哭。到四五歲，便不必說了，見了女人年紀大的就象仇人似的；見了小女孩子同他頑他就歡歡喜喜，他吃的不吃，給那女孩子吃；頑的不頑，給那女孩子頑。常興也就隨著兒子，給他買了兩個丫頭。一個與他同歲，起名叫姁姐，長的長長的臉，一道細細的眉，一個小嘴就像點了胭脂一般，瘦瘦的身子，扎著兩個丫角。露著青青的頭皮。一個大他一歲，起名叫娟姐，長的圓圓的臉，也是細細的眉，兩個眼秋波兒似的，也扎著丫角，身子也是瘦瘦的。常興買來，又給他換了一身綢緞衣服，叫他天天去伴著媽娘。哪知媽娘一見面就親熱的了不得。就是旁人惹惱了他，他兩個一去說，就笑起來了。鄭氏想著，祇這兩個丫頭伴著，他太寂寞些，又買兩個小的。俱小媽娘幾歲，一個叫關關，一個叫窈窈，俱是如畫的小美女。媽娘見了，是不必說的更是親熱的了。

到了八歲，媽娘越大越淘氣。常興就請位先生，叫他上學。日日還是他四個陪著他去讀書。他卻又奇怪，凡書一目了然；祇是他四個好，一個不在跟前他就連扁擔長的「一」字也不識。常興祇得依從，叫他四個陪著，一連讀了三年。到了十一歲上，他就說：「不讀罷！我都會了。」常興說：「你豈可閑著？」媽娘說：「俺家現有一處大花園，我就在那裏自己讀書，豈不大妙！」未知常興允不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